



■台灣獼猴母子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吳海音的獼猴世界(上篇)

動 物學家吳海音與猴子為伍已經十多年了；到目前為止，她大概是持續研究台灣獼猴最久的人。

「我對猴子真的是非常有興趣。…我到任何地方都希望附近能夠有野生猴群讓我來觀察。」

因此她通常會不惜工本、願意嘗試用各種方式去研究猴子。只要那方法不傷害到猴子的話。

「這些年來我們已經累積

了許多野外的資料，現在我們希望借重分子生物學的方法來看一些事情，柴山的猴子正好可以讓我們借幾根毛來做遺傳上的分析…」

柴山是吳海音目前獼猴研究的重要據點，在此之前她的研究對象偏向於野生獼猴。那時，有5年半時間，吳海音常常獨自步行於這條道路上，每日只為獼猴來去，幾乎忘了一切在研究期間不曾到過研究地點以外的墾丁國家公園風景區。

「民國74年的時候，我的指導教授林曜松博士帶了一位日本靈長類學家到墾丁國家公園找尋台灣獼猴，那是林老師第一次在野外看到台灣獼猴，他覺得我們應該要有人開始研究台灣獼猴了，那個時候我剛考上台大動物研究所而林教授的另外兩個研究生也是女生，在3個女生中間我是最“粗勇”的，所以就由我開始研究台灣獼猴，也就開始了我的獼猴生涯。」



台灣獼猴是屬於靈長目、獼猴科、獼猴屬的十餘種獼猴中的一種，牠和分布在亞洲中南部的恆河猴、及分布在日本的日本獼猴類源關係最為接近，外型也很類似。台灣獼猴是台灣除人以外唯一的野生靈長類動物，也是台灣特有種動物之一。

從1985年3月到1989年6月期間，吳海音每個月赴墾丁地區1-2次，每次約工作4日，共計240個工作日。她每天於日出時分進入林中，在猴群過夜地點附近找尋獼猴，或到視野良好的高位珊瑚礁上捕捉猴群移動的蹤影。由於隆起珊瑚礁的阻隔，以及茂密林相的遮蔽，再加上猴群移動速度較快，要在林中跟蹤猴群相當不容易。

台灣獼猴的主要特性之一是適應性極強，因此牠在台灣的分佈範圍相當廣，由低海拔到海拔3千公尺以上的天然林、造林地等各類棲息環境牠們都能生存。談到台灣獼猴的適應力，吳海音言語間不自覺地透露著欽佩之意。

「台灣獼猴迷人的地方在於牠的適應性很強，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方式來適應生活。墾丁地區的氣候比較溫暖森林裡受到的干擾比較少，可以獼猴取食的果實和樹葉相當豐富，這裡猴群裡的母猴生殖率也就比較高，幾乎可以到達百分之八十。玉山地區季節變化比較明顯，秋天冬天的時候

也比較寒冷，食物也比較缺乏，生活在玉山地區的獼猴牠們母猴生殖率也就比較低，大約只有50-60%；可是牠們還是有辦法在那樣的環境生活。

日本引進了一些台灣獼猴，這些台灣獼猴不僅能在下雪的環境裡面生活，而且還活的很好，可是同樣被養在日本的馬來猴，可就沒辦法適應這麼寒冷的氣候了，到了冬天的時候，有一些馬來猴的尾巴就會凍傷甚至會斷裂。

所以你知道台灣獼猴真的有很強的適應性；這麼長久以來牠們在台灣個個海拔都有分佈，所以牠們本身遺傳就帶著這樣的基因，讓牠們可以適應很多樣性的環境。」

台灣獼猴的族群依其生活型態可區分為野生族群、半野生族群，及飼養族群三類。野生族群就是自然生存在野外的獼猴族群，牠們自力覓食、生存，不受人類的餵食或供養；依受保護的程度，牠們又可分為保護區內與保護區外的族群；保護區內的族群是指分布在國家公園與各級保護區中的族群，保護區外的族群則指生活在一般的山區及森林中的族群。

半野生族群是指接受人類餵食者，牠們的棲境多半靠近都會區，例如高雄柴山與五峰山的族群。這些獼猴生存在封閉的環境裡，因為牠們生育地的周圍都被人類開發利用了，牠們無法向外播遷、擴展。

飼養族群指的是飼養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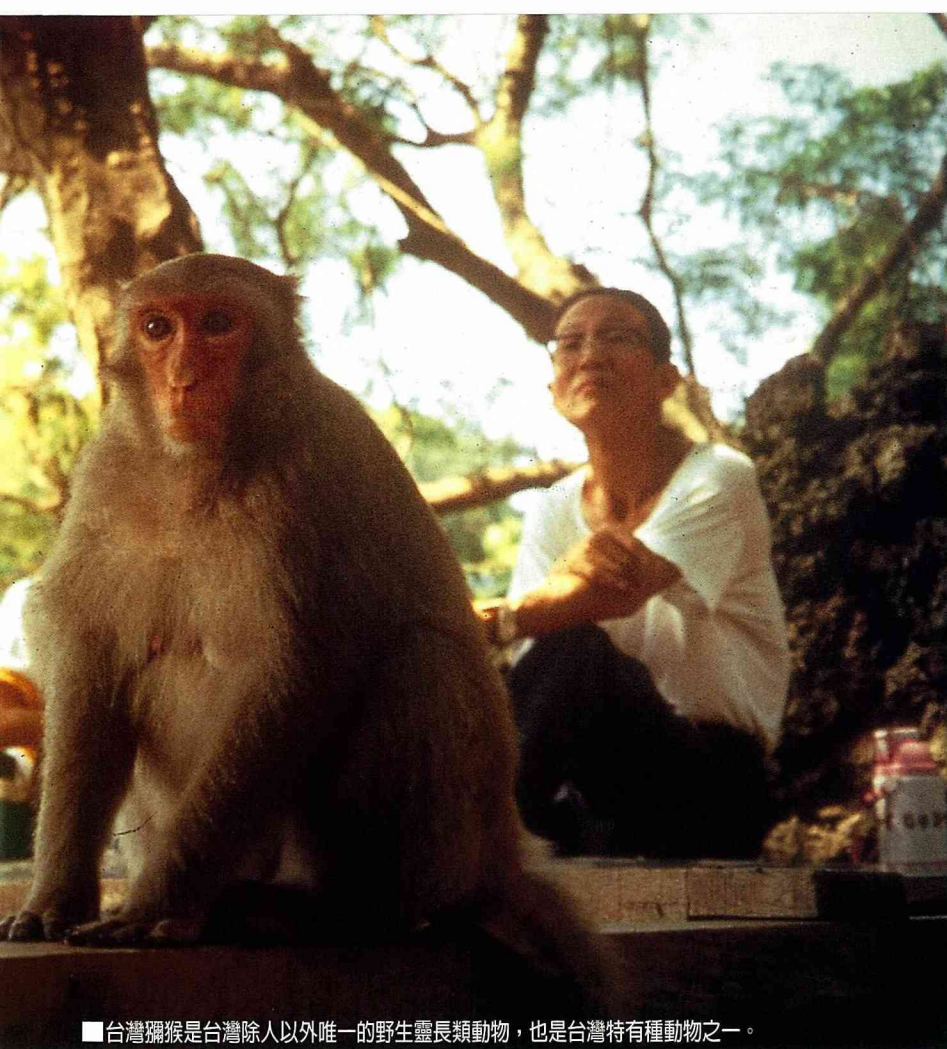
為環境中，完全由人管理、維持的獼猴族群；例如動物園或私人飼養在室內者。

吳海音剛到墾丁做研究時所碰的就是一群野生，所以特別怕人，她看不到猴子。經過很長的時間後她才慢慢與一隻她暱稱毛毛臉的獼猴的家族建立起關係；但是最早接納吳海音的卻是另一隻猴子紅臉。

「紅臉是我在墾丁看猴子的時候，整個猴群裡面第一隻看到我的接近不會作太激烈反應、不會逃開的母猴子；也可以說是猴群裡第一隻接納我的猴子。從那時候開始我對牠就有很特別的感情。」

到墾丁的第二年春天，吳海音差一點就看到了紅臉的分娩。

「那一次去墾丁的時候，第一天傍晚的天氣不錯，猴群



■台灣獼猴是台灣除人以外唯一的野生靈長類動物，也是台灣特有種動物之一。

在一棵苦楝樹的枯枝上享受夕陽、互相理毛，紅臉的肚子很大，牠還在幫著去年生的大兒子裡毛……」

第二天一大早再去到那棵苦楝樹的地方時，吳海音發現通常黎明即離開覓食的獼猴群並沒有離開，還坐在樹上，而紅臉也一直躲在樹葉後面，好像很怕人。很久以後牠才從樹葉後面走出來，這時吳海音才看到牠的懷裡抱了隻小猴子，還黑黑的、溼溼的，臍帶還連在肚子上，這一幕讓吳海音深深感受到生命誕生的喜悅，於是對紅臉更有特殊的情感。

台灣獼猴母子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剛出生的幼猴很仰賴母猴，幾乎有兩個月的時間是在母猴的懷抱裡度過。之後才逐漸離開母猴自行活動，並加入其他幼猴，和牠們一起玩

耍。但在一歲前幼猴仍和母猴維持十分緊密的關係，相互理毛的頻率相當高。

墾丁那段時日耐心的跟蹤與觀察，使吳海音對台灣獼猴的行為、族群動態，乃至其在台灣生態上所扮演的角色都有透徹的了解。但這是她整個人投入獼猴研究的結果，那時候，廢寢忘食的她一心只顧獼猴，竟連近在咫尺的墾丁國家公園也不曾置足！

「後來，當我再到墾丁去的時候找不到紅臉，猴群裡面其他的猴子都還在，紅臉的大兒子也還在，就是紅臉不見了，當時我很緊張，因為我在樹上看到十字弓的前頭……」

吳海音向村民打聽，結果得知，在她兩次前去觀察獼猴的期間，有一些原本外出工作的村民回到村中，因為放假沒

事幹，就到森林裡打獵消遣，結果打掉了一隻母猴，抓走了牠的一隻小猴，然後把小猴賣掉。吳海音推斷應該是紅臉跟牠的第二個兒子被獵走了。

「就這樣，我在猴群裡認識的第一個朋友就走掉了。」

之後吳海音就看著紅臉的大兒子因為沒有媽媽的緣故提早離開猴群。這件事她到今天都還記掛在心上。類似的事件後來又發生一次，那是吳海音在撰寫論文而不再持續到墾丁觀察獼猴的期間。這一次猴子被獵走了好多隻，整個毛毛臉家族的猴群就散掉了，猴子就變得很怕人，不太容易看到。當地人解釋說：喔，我們以為你已經不來了嘛，不要再用這些猴子了，就想打獵沒有關係。

「這我才知道，在那5年裡面當地居民沒有去干擾那些猴子，不是因為那裡是國家公園，也不是因為他們知道打獵是非法的，只是因為他們不要干擾我。這件事讓我有滿深的感觸。不曉得做研究的人要用怎麼樣的角度切入，才不會辜負我們研究過的動物；怎麼樣的研究跟後來該怎麼做才不會只是在利用這些動物，而真得能幫助牠們什麼。在那個以後我很怕跟猴子太過接近，很怕跟牠們在感情上有了認同，怕就會影響我做研究的態度，所以在那個以後我在觀察或是研究猴子的時候都會刻意的把自己的情感給剝離出來。」

（下期續）